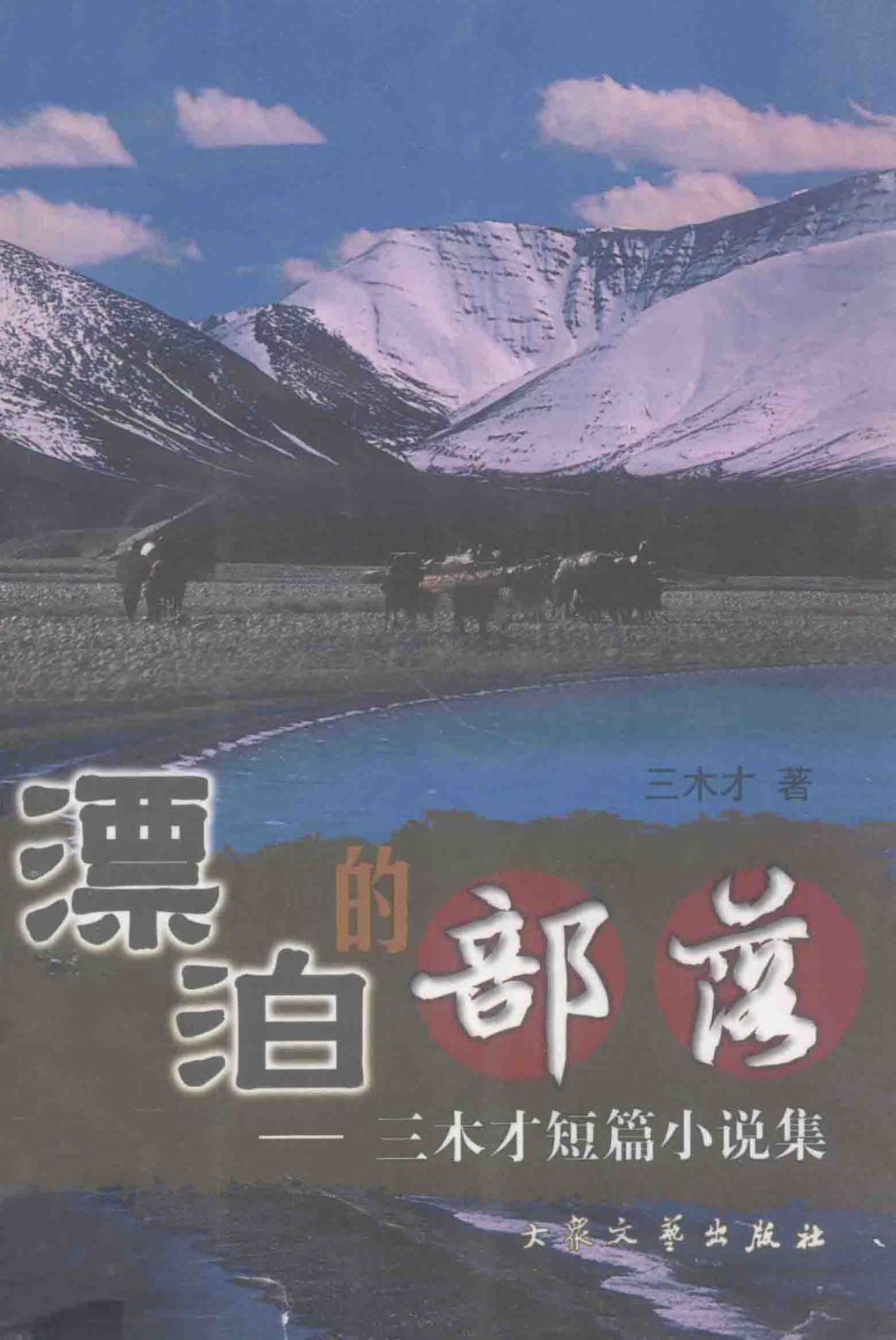




三木才 著

漂泊的部落

—— 三木才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木才 著

漂泊的部落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三木才短篇小说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的部落/三木才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4

(作家文丛)

ISBN 978-7-80171-974-4

I. 漂… II. 三…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749 号

责任编辑:王 颖

封面设计:刘 伟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新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字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974-4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作者简介

三木才，1955年生于柴达木盆地野马滩一个牧民家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九二年援藏。任西藏聂荣县政府副县长，那曲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任副局长，兼职《羌塘文学》（汉文）主编。一九九七年援藏期满返回海西州。任海西州档案局副局长，兼职《海西州志》、《海西州资源志》总编。系青海省地方志研究会常务理事。2003年4月任中共海西州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柴达木开发研究》主编，自一九八六年以来，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万字。另有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民族史等文章200余万字。系青海作家协会理事。著有民族史志个人专著《千年汪什代海》。抒情诗集《心跳，珠穆朗玛》。近期完成长篇小说《失踪的康巴骑士》，文集《骚动的昆仑之丘》初稿。

跟三木才一起走进汪什代海

——序三木才小说集《漂泊的部落》

井石

藏族作家三木才从德令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编好自己的小说集，并准备出版，要我一定为该小说集写个序。听着电话里那天生略带沙哑的声音，我仿佛看见身材粗短、脸色黝黑的三木才就笑嘻嘻地站在我的面前。没过两天，他便用特快专递将他的小说集《漂泊的部落》的原稿寄来了。这是个急性子的人，对他所托之事我也不敢怠慢，于是便推开手头正在做的事，先看起了他的小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三木才和我一个从天峻草原，一个从湟源山沟先后走进了青海卫校，他上医士班，我进工业卫生班。只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我所在的工业卫生班没有在学校里上过一天课，我们之间也就没打过多少交道。卫校毕业，我被分配到德令哈工业卫生站搞原子核物理监测工作，他分回他的家乡天峻县医院做了内科医生，其间，我们也还是没有来往。我们的联系，是我改行到《潮海潮》杂志社以后。记得是1986年夏，我去西宁约稿其间顺便去卫校，看望我的考进了大专班的同窗好友时，意外地在校园里碰到了三木才，原来他也考进了设在卫校中的卫生干部专科学校，正在校学习。因为他关注《潮海潮》，所以

早就知道我改行当了编辑的事，拉我去他的宿舍，从枕头下面取出一沓稿纸来让我看。我拿过稿纸一一翻看，才知道他也喜欢文学，工工整整地誊写这些稿纸上的，便是他的短篇小说习作。这又让我感到意外的高兴，便从他的那几篇习作中选出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一篇《蛭蛭曲》带回了编辑部。

《蛭蛭曲》的发表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三木才的创作热情，此后，他不断地给我寄小说稿，我也是因发现了一名有创作前途的柴达木本土藏族作者而打心底里高兴，每有他的作品寄来，总是仔细阅读，成熟的发表，不成熟但有修改价值的便写出修改意见退回，让他再三修改，直至满意。就那样，几年的时间里，他便先后在《瀚海潮》发表了《尼玛》、《她在父亲身边》等短篇小说。1991年，已是天峻县卫生局局长的他又给我寄来了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小说的故事是写一个善良的藏族老人和一只老吃他的羊的恶狼的故事，非常有趣，但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的处理等方面有问题，需作加工修改，写信怕说不清楚，我便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与他相约，由我携带他的小说稿，亲自去天峻县谈稿件的修改问题，他当然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我就乘格尔木去西宁的火车，奔往天峻。记得那时候火车进天峻车站的时间好像是夜晚12点多。我正在座位上打迷糊时，火车停了下来，本来在睡觉的列车员便跳起来喊：天峻站到了！并打开了车门，于是连我在内的五六个人就跳了车。火车开走了，眼前漆黑一片，四周连一盏灯也看不见。原来火车是临时停车，离天峻站还远得很，那位睡迷糊了的列车员让我们下错了地方！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之类的东西出现，无法和车站或家人联系，我只好跟紧了那几位和我一样的倒霉主儿，听着耳畔不时出现的像女人哭泣一般的夜鸟的怪叫声和风声，沿了铁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磕磕绊绊地走了整整一夜，赶走到天峻县时，已是凌晨5点半钟！

6点钟时，我找到三木才在县医院的家，敲开门后，极端狼狈的我把三木才给弄懵了，他说我到火车站没接上你，你是咋来的？我便把列车员不负责任，半道卸客的悲惨故事讲给他听，搞得三木才感叹不已，他又是滚奶茶，又是捞“手抓”地招待我，而我累得连眼皮抬不起来，便匆匆洗了一把，就睡了。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4点多钟才醒过来。那一次，我在三木才家住了三天，这三天时间里，我们俩一边喝着酒吃着手抓，一边把修改那篇小说稿的技术问题讨论透了。而后我回德令哈，三木才开始修改小说，一个星期后，三木才便将修改稿寄了过来，小说修改得很成功，我都舍不得发在《瀚海潮》了，便将这篇名为《多布旦昂秀》的小说推荐给了省文联《青海湖》杂志的小说编辑金光中先生。金光中接到小说后非常高兴，立马编入了《青海湖》，并写信给我，感谢我给他推荐了一篇好小说。

三木才越来越成熟，他不但写小说，还写文学评论，他的作品也走出柴达木，走出青海，出现在《格桑花》、《羌塘文学》、《西藏文学》、《民族文学》等杂志上，并引起藏族文学研究者们的注意。

1992年，青海省选拔了4位表现优秀、业务能力强的藏族青年干部援藏，三木才为其中之一。他去的地方是西藏那曲地区，先是在那曲地区聂荣县当副县长，1994年又调那曲地区文化局任副局长（其间兼地区文学刊物《羌塘文学》主编）。其前的1992年，我被调到省文联《青海湖》杂志社任职，由于他忙于政务，无暇顾及文学创作，我们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少了起来。

五年后的1997年，三木才的援藏任务完成，调回海西州档案局任副局长，并兼任了《海西州志》、《海西州资源志》的总编，一心扑在志书的编撰工作之中。现在，他又出任海西州政策研究室主任，我也退编辑队伍不再编稿了，之间便少了稿件方面的来往，但我们是酒友，只要我去德令哈或他到西宁，一顿老酒

是断不能少的。

他还是不断地在写，一部有关他的家乡天峻汪什代海部落的民族史志专著《千年汪什代海》脱稿且通过有关专家审查，马上就要出版了。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虽然还没看这部书，但我相信通过这部书，三木才会为我们展示出古戛第的藏族部落汪什代海充满传奇色彩的千年发展史、神秘而曲折的迁移史和充满着欢乐和苦难的生存史。

现在，他又寄来了他的小说集《漂泊的部落》，看来，丰厚的收获只能属于像三木才这样的勤奋者了。

二

三木才的小说素材多彩撷于他那被佛光所笼罩的人神共舞的家乡，所以，《漂泊的部落》中所收 16 篇小说中的人物，也生活在藏传佛教万物皆有灵的氛围之中。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文化精神和人文品格，这些东西是解读一个民族的不可或缺的钥匙或密码，这把钥匙或密码就掌握在这个民族自己的手里，我喜欢三木才的小说的原因，就在于三木才拥有打开他所属的藏民族文化之门的钥匙，拥有解读生他养他的汪什代海部落的父老乡亲们所独有的人性人情和精神品格的密码。有了这样的钥匙和密码，三木才就用小说的形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展现他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生活情状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便看到了生活在美丽的天峻草原上的那些不间断地默念着六字真言的牧民们近乎天然的生活情态，看到了他笔下那些人物貌似出岩般粗砺的性格中包裹着的珍珠般细腻的情感。

小说《多布旦昂秀》中的多布旦昂秀，是一位善良到了让人感叹的地步的老人。有一只恶狼在短短一个月里连续吃掉、咬死了他的十几只羊，他不让人们去消灭狼，却在寻找能让狼改恶从善的“大师”。终于，他从县城的小旅社里找到了一位据说是“能

调伏一切邪恶”的“真正的众生主母的化身”的小尼姑，他虔诚地将这位“主母”请回家后，为她搭起法座，供了素食，磕了响头，“才言归正传，不无感慨地苦诉了当今时代狼们误入歧途，执迷不悟的行径，留下百花绿叶不吃，一门心思地喝血吃肉的恶习”。“主母”援起黄铜誓言铃杵，念念有词地禳解了一番后，对老人说，“往后，不要再称它们为‘江哥（狼）’，就叫它们多布旦昂秀吧！它们不再吃荤作恶了。”老人立马告诉“主母”，她赏赐的名字与他重名了，“主母”说这是你与它们的机缘。而后又说只要老人放生一只黑羯羊，供护法神乘骑就会人畜安康。老人深信不疑，立马照“主母”的所嘱一一办理。小说中的“我”是老人的女婿，因为上过高中，接受过现代教育，不相信这些。但老人还是没收了“我”打狼的枪，等待着狼的回心转意。然而，那只得了“多布旦昂秀”的法名的狼不思悔改，依然以荤为食，喜欢吃老人的羊，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居然钻进羊圈，咬住了那只放生给护法神的黑羯羊。“我”不顾老人的命令，偷出被没收的枪，打死了那只“多布旦昂秀”。老人因为不但将“我”赶回了“我”的娘家，还要退亲。而后的一天，“我”在县城的小市场里突然遇见了那位“众生主母”，她穿着浅蓝色毛衣、驼色西藏裙子在叫卖印度香。也不再是光头，头发多得像水发黑木耳。“我”拉住她，要她去向“我”的岳父说清那些法名“多布旦昂秀”的狼是不是空行母，要不就是拉她去法院。小尼姑赶紧说，我不是空行主母，狼也不是多布旦昂秀。后来问题解决了，老人也知道他上了那个骗钱度日的小尼姑的当。不但请回了“我”，还答应“我”去杀狼。

故事非常简单。但小说中老人不愿意夺去狼的生命，只希望改造狼的本性的愿望，就是藏民族从善如流的思想的具体表现。

《尼玛》中“我”的叔叔从五十年代至现在，尽管经历了反封建、文革等运动，但从未中断过念六字真言，他“那被佛珠磨凹

了甲缘大拇指快活得像个正在紧张地啄米的鸡头，紫红色的佛珠一颗颗飞快地从虎口点进手心，又从手心挨个儿顺着串绳滑下去……”他深信只要如此不间断地念够了3亿遍六字真言，到了阴间就会解除一切恶途，而他却已念了八亿遍！这样的人该是万事通达如意了吧？非也！他生了个可爱的儿子，便请“法王”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尼玛（太阳）”，想着儿子将来能有个美好的结果，文革中到草原上造反的红卫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还敢把自己的儿子比作红太阳，罪大恶极！从而遭到红卫兵的毒打。但他却以为自己遭此劫难，是因为村里的一个人家也学着他的样子，将自己的孩子起名尼玛的原因。尼玛长大后，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叔叔又把这归之于给尼玛取名的“法王”的去世……

三木才熟悉这些生活，熟悉生活在这样一种封闭的地域和文化环境里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他并不完全认同，在小说中描写这些故事和故事的人物时，对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持明显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态度，则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身上所必需具有的，而小说中那些生动无比的对话语言和人物的思维形状，却绝不是哪个非藏民族的，不是在那一种生活氛围当中长大的人所能描摹得出来的。

读着《漂泊的部落》，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跟了三木才，走进那古老的汪什代海部落，走进那被佛的光辉所照亮、所沐浴的牧民的心中，我们会发现，在这块佛光普照的土地上，慈悲为怀的牧民们的心灵是那样的晶莹透亮而少有瑕疵。

《西藏：成劫的密宗》作者自注为“西藏历史神话科幻小说”，对藏民族甚至人类的诞生过程做了自己的诠释。而《漂泊的部落》、《嘉摩塘秘史》等部落迁移历史的小说，对有兴趣于藏族部迁移史的读者来说，是不该错过的篇什。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培养一方人。三木才似乎就

是为给汪什代海部落代言而生的。三木才深爱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但他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为此，在他的身上，本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甚至西方现代文化总是在做着对比、格斗、融合，这种对比、格斗和融合提高着他的审美视角。翻开《漂泊的部落》，读者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三

美丽的天峻草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自古以来，青藏高原灿烂的阳光把居住在这里的汪什代海部落的人们的内心照得亮亮的。三木才的思绪也因了这种民族情感的牵引，而驰骋在辽阔的天峻旷野上。藏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他激动不已；他的先祖们沿着佛的旨意一路走来时所留下的曲曲折折的脚印让他激动不已；他的父老乡亲们所创造的那些鲜活无比生活故事更让他激动不已，为此，他无法放下他手中的那支笔。

这是三木才的造化，也是喜欢三木才的作品的读者们的造化，更是汪什代海部落的造化。

我期盼着三木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是为序。

2005年元月20日于老孙家煮字坊

目 录

序	1
四色冈底斯	1
蝓蝓曲	21
尼玛	24
梦·第七颗星星	36
红杉木家具	54
五月的山雾	57
不仅因为姓名	61
游动的山	67
命运的劫掠	80
她在父亲身边	94
永诀的情书	100
漂泊的部落	147
多布旦昂秀	166
西藏：成劫的密宗	176
狗娃和他的毛驴	199
嘉摩塘秘史	217
后 记	243

四色冈底斯

此空并非空无一物之空，
而是一种真性之空

——《西藏度亡经》

一条曲曲弯弯，似断似续的羊肠小径，从万里羌塘无人区的雅根盐湖之旁开始，由北向南，横穿冈底斯山脉那蜡象远驰般的逶迤雪山丛，伸向藏西南喜马拉雅山脉北侧的夫尚王国。

在传统的采盐时季，拉达克王国的藏人时常赶着成百上千的克什米尔黑山羊，浩浩荡荡，从拉达克长驱直入苏毗王国的雅根盐湖采盐运盐。

拉达克藏人的山羊背上都驮着他们自织的小褡裢，每只山羊可驮载二三十斤左右的盐巴。山羊驮载盐巴后，昼夜不卸。它们越过茫茫羌塘原野，翻过冈底斯山脉，把盐运到夫尚，在那儿，拉达克人与印度、锡金、尼泊尔的商人做成各种交易。

连接藏南藏北的这条羊肠小径是名副其实的羊道。自古以来，拉达克人就像大雁南飞与北迁，祖祖辈辈靠着山羊，往返于这条羊肠小径上，做着采盐运盐，以物易物的生意。从格拉丹冬雪山脚下到藏西南喜马拉雅山脉北麓之间，他们所开辟的这条道路，是一条山羊只走半个月左右就能完成一个单程的神秘捷径。这是一条忌讳世俗妇女的路。采盐运盐者均为清一色的男人，女

人是绝对禁止参加的。因为盐湖的主宰神是位女神，她嫉妒女性。雅根盐湖白晶晶的盐巴是她爱情的信物。它只能属于男性，只能属于真心爱她的男性。采盐运盐的男人们为了讨得盐湖女神的欢喜，在采盐运盐的全程中，都得说俗不可耐、丑无遮盖的调情话，打从他们的祖先那里，这种不修边幅的赤裸裸的丑话已经约定俗成，成为对盐湖女神爱的表达方式与祭祀语，也是盐人的行语。他们以这种行话谈笑风生，打发漫漫盐路的寂寞和困乏。他们所经过的沿途山川河流，走兽飞禽，大都有异名，异名无一不与性爱、交欢、男性生殖器有关。盐湖女神的爱与盐共存，自古有人采盐以来，她的爱情常在。她从没减少对采盐的男人们的钟情与欲望。尽管拉达克藏族盐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爱与被爱的青春常驻，他们之间保持旺盛不衰的欲望。通常，她把盐作为她的爱情信物奉献给追求她的男子们。她从不为难这些身体强健、皮肤黝黑的男人。相比盐湖女神，对于某些山神，拉达克藏人则冷淡得多，他们采取不友好态度。

冈底斯山脉中有两座东西并立的大雪山，东面的叫穹（鹏）；西面的叫南迦（雷石）。历来运盐的拉达克王国的藏人都非常忌讳这两座大雪山。相传，它们是魔王阿穹夫妻的寄命山。这两座大雪山也真的与众不同，无论春夏秋冬，阴云总是缠绕着他们，它们很少露出真面目。偶尔，峰尖冲破云层，在云端露出峨冠，少顷，又隐入云里。拉达克藏人的祖先中，曾经有人从那两座大雪山之间死里逃生。据逃生者讲，那两座大雪山之间流动着无声无息的雷电，雷电在那里像空气一样，会把生命吞进蓝色的幽光之中。拉达克藏人的羊肠小径是从那西面的南迦大雪山背后绕过，穿越冈底斯山脉的。穹与南迦的边地，无人涉足，成为陌生之地。传说毕竟是传说，生存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拉达克藏人，却从未经历过任何大难，平平常常的羊肠小径，给他们演绎着平平淡淡的自然景观。

二

在又一个采盐季节里，老盐巴头儿白玛巴丹领着十名初盐手，赶着一千只黑色的克什米尔山羊，来到雅根盐湖，一切都很顺利。小伙子们虽然都是初次采盐，专用盐语不过关，难免冒犯盐语行规，但采盐异常出色，很能吃苦。看得出盐湖女神很喜欢这帮生龙活虎的年轻小伙子，结盐的位置比往年高出湖面许多，盐巴白晶晶的非常纯净。仅三天时间，驮完了一千只山羊，第四天，他们就回程了。白玛巴丹很满意。

白玛巴丹从十六岁当初盐手到现在，也已经当了五十二年的盐头儿，对采盐运盐，交欢女神，风餐露宿，应付突发事件，在恶劣天气中辨别方向，预测高原气候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胆略。他是全拉达克王国资格最老的盐头儿。职业的习惯使他在平常也禁不住脱口说出许许多多形象逼真又让旁人脸红的调情丑话来，有时弄得连家里的儿女都脸红耳热。在野外行进时，他能触景生情，举一反三。盐湖女神就喜欢他这样的男人。五十多年来，他用心灵与语言和冥冥之中的盐湖女神沟通感情，联系感应，结为情侣，他觉得很灵验。但他的心中仍有缺憾，五十年的爱恋中，他未能一睹盐湖女神的容颜。年轻时，他的确梦见过一位漂亮的斯巴（苏毗）牧女与他言笑拥抱、接吻做爱。他深信她是盐湖女神幻化而来与他幽会。他深深地把她藏在心底。现在他老了，再也动不了那种火辣辣的强烈冲动与欲望。只剩下满嘴的调情语言与心灵深处的隐私。除此之外，便是默默地念经与祈祷。

三

驮盐启程的早上，白玛巴丹被徒弟吾要扶上马背，然后牵着马缰绳，跟在徒步赶驮盐羊的徒弟们的后面。赶驮盐羊的小伙们

有的唱着调情歌；有的说着调情话儿，说说笑笑，吆喝着一千只山羊，黑压压一大片上路了。

“过了红罗刹和蓝罗刹山垭口，南边有一条大山沟，你们就往那沟里进。”白玛巴丹嘱咐他的徒弟们。然后，他在马背上悠闲地闭上了双目，手里点着念珠儿，嘴里念着六字真言。

初次出门的小伙们对陌生的地方总是充满着新鲜感与神秘感。这一带与他们家乡那一带在地域上同属于阿里三围，但在景观方面差异很大。整个羌塘草原，都被五花八门的野生动物占据着。不计其数的野牦牛、野驴、藏羚羊、原羚、盘羊、岩羊、豺狼、狐獴以及大雁、天鹅等走兽飞禽混成一体，在绿色的草原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河流间和睦相处。这些动物没有丝毫的惊吓和逃脱意识。当成群结队的野驴发现陌生的山羊群后，从远远近近的地方列着长队跑过来，站在驮羊队的左右，个个竖直耳朵，昂着头看热闹，然后奋蹄小跑，围着山羊群转圈圈，如此跟着跑一程又一程的路，成百上千的藏羚羊懒得连路都不肯让。他们还见了一种白脸黑身的野牛群。这一切，对初涉神秘的羌塘草原的小伙们来讲，是一种看不厌的美丽风景。

驮盐羊队的行进速度基本上是山羊们边吃草边走的速度。他们在早上日出后启程，日落前歇脚住宿。赶着羊的人由着羊的性子赶路，时间长了一个个滋生睡意，困乏起来。往往是早晨刚刚启程那阵有说有笑，随着太阳升高渐渐沉默下来，到临近中午时，一个个蔫巴巴地低着头，下意识地跟在羊群后面。白玛巴丹睁开眼看了看。驮盐的羊群正在走近山沟里。山沟的南面有一处隆起的高丘，丘尖上堆着白色的大石堆儿。

“小伙们，你们谁想要金子？”白玛巴丹突然问。

“金子？金子在哪里？”牵着白玛巴丹坐骑的徒弟吾要问。

“对面的那座堆着白石儿的山叫盐湖女神的奶头。”白玛巴丹说，“山顶有一口洞穴，很深，里面全是金子”。

“格啦（师傅），我想要。”

“我也想要。”

徒弟们纷纷请求，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女神的奶头里怎么会是金子？”

“这么说，要金子就得钻进奶头里去。”

“住嘴！”白玛巴丹打断了他们的议论说，“这叫饥渴的男儿吸女神的初乳。不能叫拿金子。你们当中谁家最贫困？贫困得吃了早饭没午饭吃？”小伙伴们一个个摇头。

“既然没到这个地步，就不能吸女神的奶。女神的奶是为了搭救身无分文，家无粒粮、圈无牲口的人摆脱困境而长的。照你们的话说，拿金子只能拿一点儿，而不能发财。”白玛巴丹说，“能吃饱肚子的人就不能拿金子。就是说自家有奶的孩子不能吸盐湖女神的金奶，否则她会降灾的。”

“我们不要了。”

“不吸了。”

“这就对了。”白玛巴丹满意地说。

“啊，这是……这是怎么了？！”牵马的吾要惊叫一声。

“天！看天空，那是什么？”

白玛巴丹仰望天空时，见一只巨大的银灰色圆盘遮住了太阳。那圆盘的巨身涌动着开水样的沸腾，其间，闪烁着点点滴滴的光。整个圆盘充满着骚动。偶尔，在圆盘的边缘分离出三五个银灰色的白点，瞬间又融合在圆盘之中。圆盘整个在旋转、飘移。它的阴影投在他们身上。

“唯愿罗刹不以我为敌，

无常猛兽化为咒六字；

黑风恶风幻影破天时，

勿使魔罗怨敌不我欺；

唯愿诸佛菩萨慈加被，